



# 千秋哀怨託騷人—— 清初吳梅村雜劇《通天臺》的解讀

王若嫻

中華民國空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 摘要

本文擬透過對明清之際吳梅村（1609-1671）雜劇《通天臺》之分析，討論以下課題：由吳梅村所處時代的角度切入，貼近體察其經歷朝代鼎革之流離，了解其相關敘事史詩及戲曲創作之時代背景。再者，探究吳梅村戲曲理論，知其肯定戲曲寓寫紀實功用，能傳誦詞人之離憂感憤，因而藉歷史興亡故實之瀾翻，以古人之歌呼笑罵陶寫抑鬱，實將之視為抒情言志之載體。最後，本文擬以其雜劇《通天臺》為研究文本，細繹其中深意，實有吳梅村映照自身、託寓個人境況的言外之旨。清陳文述（1771-1843）稱其「千秋哀怨託騷人，一代興亡入詩史」，蓋有以也。

**關鍵字：**明末清初、吳梅村、《通天臺》、雜劇、沈炯。



**The Comment of Zaju *TONG TIAN*  
*TAI*, Wu-Wei, Ye(Early Qing)- the Long-Term  
Sorrowful Expression Entrusted to Poets**

Jo-Hsien Wang\*

**Abstract**

This text through the analysis from Wei-Ye, Wu' s (1609-1671) Zaju *TONG TIAN TAI* to discuss the following issues. Firstly, we can know more about the background of epic and Chinese opera from the times Wei-Ye, Wu belongs and the changing of the dynasty he experienced. Secondly, from the theory of Wei-Ye, Wu's writing which related to life and it was for admonishments and express poets depressed. These writings are as beautiful as Tang poem and Song Ci. Moreover, by the rise and fall of dynasty, the style he wrote was with Chinese opera. In order to express people's downhearted spirit, he also expressed his own feelings by these writings. People regarded his writing as lyrical. Lastly, Zaju *TONG TIAN TAI* has a meaningful purport. It described the main character, Jiong Shen(503-561), experienced the changing in Liang dynasty and Chen dynasty. Eventually, he came back to his hometown by got through the captive and experienced the miserable. The

---

\*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R.O.C Air Force Academy.



writing reflected Wei-Ye, Wu himself and had described the situation he was indeed. Wen-Shu, Chen (1771-1843) indicated that “The long-term sorrowful expression entrusted to poets;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dynasties kept in epics.

**Keywords:** Early Qing, Wei-Ye Wu, *TONG TIAN TAI*, Zaju(poetic drama set to music), Jiong Shen.



## 一、前言

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亦署鹿樵生、灌隱主人，江蘇太倉人（今屬江蘇）。生於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1609），卒於清聖祖康熙十年（1671），年六十三歲。其學問博瞻，詩文工麗，《清史稿·文苑傳》譽其「蔚為一時之冠」<sup>1</sup>，著有《梅村家藏稿》、《梅村詩餘》、《春秋地理志》、《氏族志》、《綏寇紀略》等。一生經歷明清兩代，故國黍離之悲，家鄉丘墟之歎，舊友殉國之痛，再加上屈仕清廷之愧悔，時呈現作品中，極為哀絕。

吳梅村與錢謙益（1582-1664）、龔鼎孳（1615-1673）並稱清初江左三大家，詩文頗負盛名，譽滿當世，清人張德瀛譽為「本朝詞家之領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其「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為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為勝。韻協宮商，感均頑豔，一時尤稱絕調，其流播詞林，仰邀睿賞，非偶然也」<sup>2</sup>，盛稱其繼承元、白詩。〔清〕袁枚（1716-1797）評其詩歌，認為「公集以此體為第一」<sup>3</sup>，評價極高；趙翼（1727-1814）亦大為推揚：「以唐人格調，寫目前近事，宗派既正，詞藻又豐，不得不推為近代中之大家。」<sup>4</sup>其以詩敘史<sup>5</sup>，自成「梅村體」一格，稱譽文壇，與其親歷鼎革攸關，因而常自

<sup>1</sup> 國史館校註：《清史稿校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9月），卷491，頁11140。以下稱《清史稿》。吳氏生平參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5月）年譜部分。

<sup>2</sup> 〔清〕吳梅村，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附錄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頁1521及頁1515。

<sup>3</sup> 《吳梅村全集》卷2引袁枚「評」，頁39。

<sup>4</sup> 〔清〕趙翼著，霍松林、胡主佑校點：《甌北詩話》卷9，（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5月），頁130。

<sup>5</sup> 王國瓔：《中國文學史新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6年9月），頁732。



恨濡忍不死，自言為「天下大苦人」，所作「類皆感慨時事，悲歌掩抑，銅駝石馬、故宮禾黍之痛，往往而在」<sup>6</sup>，於故國愴懷與身世榮辱中，寄託興亡哀痛，《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因而稱其「遭逢喪亂，閱歷興亡，激楚蒼涼，風骨彌為上」。

至於更能精準道出吳梅村於作品抒發「閱歷興亡」、在文辭裡淚灑「激楚蒼涼」者，應屬清陳文述《頤道堂詩選·讀吳梅村詩集，因題長句》所謂「千秋哀怨託騷人，一代興亡入詩史」兩句<sup>7</sup>，一則概括吳梅村詩文成就，指出其於明清易代之際，以詩文載錄一代興亡，而有詩史之稱；另一則是明確指出其作品假借古人，興託千秋哀怨。陳文述之論，顯能撥開吳梅村作品及心靈上重重雲翳，一語道盡其痛述亡國之哀與不遇之怨，堪稱知音。至於何來的千秋哀怨？託付如何騷人？則又必須密扣其一生「閱歷興亡」之遭際。

試看吳梅村幾首膾炙人口之詩文，無不是歷經興亡，痛訴喪亂的字字血淚。  
〈滿江紅·感舊〉有這樣的痛悟：

滿目山川，那一帶、石城東冶。記舊日、新亭高會，人人王謝。風靜旌旗  
瓜步壘，月明鼓吹秦淮夜。算北軍、天塹隔長江，飛來也。

暮雨急，寒潮打；蒼鼠竄，宮門瓦。看鷄鳴埭下，射雕盤馬。庾信哀時惟  
涕淚，登高卻向西風灑。問開皇將相復何人，亡陳者？<sup>8</sup>

全詞一片哀怨，上片寫故國思念，下片筆鋒一轉，難掩憤懣，借庾信（513-581）

<sup>6</sup> 〔清〕顧師軾：〈年譜〉《吳梅村全集》附錄2，頁1422。

<sup>7</sup> 〔清〕陳文述：〈讀吳梅村詩集，因題長句〉《頤道堂詩選》，《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04冊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2。朱則杰：《清詩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頁64。

<sup>8</sup> 〔清〕吳梅村：〈滿江紅·感舊〉《吳梅村全集》卷22，頁566。



登高灑淚之哀自況，並反詰歷史「亡陳者」作結，自是有感家國身世，痛徹呼號之天問。此外，素號絕筆之作的〈賀新郎·病中有感〉亦回首前塵往事，悲感萬端：

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淒咽。

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灸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訣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sup>9</sup>

以爲己身無一不歷艱苦，卻「竟一錢不值何須說」，實有無限淒咽。細讀全詞，再與〈臨終詩四首〉「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魄壘怎消醫怎識，惟將痛苦付洑瀾」數語合讀，可謂痛思身世，殊多悔恨！怨艾至極！在病重之際，惟恐「無人識吾前事」，或「爲後世儒者所笑」，於〈與子暉疏〉特書個人大略，歷數生平關鍵，對明亡仕清事，尤爲詳述：「十年危疑稍定，謂可養親終身，不意薦剡牽連，逼迫萬狀，老親懼禍，流涕催裝，同事者有借吾為剡矢，吾遂落彀中，不能白衣而返矣。」<sup>10</sup>失節辱志之悲吟，正可窺知其萬古慚愧。

至於雜劇《通天臺》，尤屬感憤國事，長歌當哭，堪為「千秋哀怨託騷人」之作，同樣令人讀其詞，思其人，悲其志。吳梅村號一代詩史，除詩文外，於雜劇、傳奇僅餘技為之，作品無多，唯傳奇《秣陵春》、雜劇《臨春閣》、《通天臺》，一度掩於詩名，傳本絕少而幾同淪隱<sup>11</sup>，卻仍有可觀者。時友人冒襄

<sup>9</sup> [清] 吳梅村：〈賀新郎·病中有感〉《吳梅村全集》卷 22，頁 585。

<sup>10</sup> [清] 吳梅村：〈與子暉疏〉《吳梅村全集》卷 57，頁 1131-1133。

<sup>11</sup> 吳梅：〈梅村樂府二種跋〉《吳梅村全集》附錄 3，頁 1501。



(1611-1693)、尤侗(1618-1704)皆有評點，或云其「寄託遙深，詞場獨擅，前有元人四家，後與臨川作勁敵矣」，或以為三齣皆「于興亡盛衰之感，三致意焉：蓋先生之遇為之也」<sup>12</sup>，無論是寄託遙深，或致意於興亡盛衰，皆一語探觸到《通天臺》旨意核心。由此觀之，其劇當與詩文同樣寓有身世之悲，發抒興亡之嘆<sup>13</sup>，而別具深意。後來王士禛(1634-1711)盛譽《通天臺》「激昂慷慨，可使風雲變色，自是天地間一種至文」<sup>14</sup>，即緣於此。

故就雜劇《通天臺》內容及寄寓看，吳梅村汲取梁、陳易世之際文士沈炯(503-561)故實，妙筆點染成雜劇《通天臺》，敘鼎革興亡感歎有之，鋪陳個人遭遇有之，再三致意提點有之，尤重要者，分明是藉古人自況，反正「世路悠悠，人生如夢，終身顛倒，何假何真」，莫如索性將所有寓言紀實之事，以為「絕好一樁公案」視之即可<sup>15</sup>，遂借敷演古人故事之酒杯，澆個人胸中之塊壘，體現「千秋哀怨託騷人」之心聲與憤慨，可謂直接疊映了吳梅村萬不得已、無以為繼的呈現。本文試圖由陳文述所論「千秋哀怨託騷人」為映照，結合吳梅村生平，進一步探論其藉雜劇《通天臺》託寓騷人、敘寫哀怨之實，彰顯其於文字以外的意旨。

## 二、「借古人之歌呼笑罵」陶寫抑鬱

〔清初〕鄒式金(1596-1677)《雜劇三集·小引》云：「邇來世變滄桑，人

<sup>12</sup> 〔清〕冒襄：〈演《秣陵春》唱和詩·步和許漱雪先生觀小優演吳梅村祭酒《秣陵春》十斷句原韻〉之九自注，《同人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385 總集類，卷 10，（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 6 月），頁 449。〔清〕尤侗：〈梅村詞序〉《吳梅村全集》附錄 3，頁 1494。

<sup>13</sup> 徐江：《吳梅村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9 月），頁 6。

<sup>14</sup> 《吳梅村全集》附錄 4，頁 1523。

<sup>15</sup> 〔清〕吳梅村：〈雜劇三集序〉《吳梅村全集》卷 60，頁 1212。



多感懷。或抑鬱憂憤，抒其禾黍銅駝之怨；或憤懣激烈，寫其擊壺彈鋏之思；或明露風雲，寄其飲醇近婦之情；或蛇神牛鬼，發其問天遊仙之夢。」<sup>16</sup>指出文士常以不同形式作品，借古人事以發己之悲苦，尤其身處世變之際的文士，目睹百姓流離無依，甚或親身遭遇死生劇變，內心強烈撼動，無奈感懷之餘，因而借助詩文紀實抒情，或以戲曲寄託哀思悲憤，陶寫內心難言之隱衷，故往往於時勢蹇滯中，成就文士驚天泣地之佳作。

吳梅村尤屬身歷世變而多感懷者，其敘寫禾黍銅駝之怨，有意以詩記史，曾自豪個人詩作庶幾近於《班》、《史》<sup>17</sup>，並自評「於詩最真，論其事最當。即謂之詩史可勿愧」<sup>18</sup>，流露以詩史自許之寫作精神；加上其身閱鼎革，心中常「自恨濡忍不死，跼天躋地之意」<sup>19</sup>，因此時時「悲歌感激，有不得於中者，悉寓於詩」<sup>20</sup>，載錄時代嬗變圖像，冀能指事傳詞，備一代興亡之史實。

然而，面對家國覆亡，朝代興衰等劇變，除以詩存史，記最真、最當之史事外，吳梅村胸中尚有無奈難解之哀痛與怨憤，絕非輕易能夠平撫<sup>21</sup>。試看明亡後，多少文士選擇自我了斷，即便存活，亦不願為官，隱人民間，以半僧半狂等方式，自我放逐，號為「遺民」，尤其多數知識分子，更斷然放棄出仕，一生沉潛<sup>22</sup>。這樣陡然斷裂的人生，絕非早先逆料得到，如果退回到明朝尚未覆滅前，這些遺民正值年少，致力於科舉，所讀經書，無非倡教「達則兼善天下」

<sup>16</sup> 〔清〕鄒式金：〈小引〉《雜劇三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戲劇類第 176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293。

<sup>17</sup> 〔清〕尤侗：〈村梅詞序〉《吳梅村全集》附錄 3，頁 1494。

<sup>18</sup> 〔清〕吳梅村：〈梅村詩話〉《吳梅村全集》卷 58，頁 1138。

<sup>19</sup> 《甌北詩話》卷 9，頁 130。

<sup>20</sup> 〔清〕陳廷敬：〈吳梅村先生墓表〉《吳梅村全集》附錄 1，頁 1408-1409。

<sup>21</sup> 王璦玲：〈明清抒懷寫憤雜劇之藝術特質與成分〉《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3 期，1998 年 9 月，頁 37-120。參頁 45-47 及頁 72-78。

<sup>22</sup>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 月），頁 289-290。





之理，闡揚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道，冀望一旦中舉，學而優則仕，顯揚父母。然而，身為易代之際的文士，連存活都是一種無以承擔的勇氣：回顧，則心有愧悔；前瞻，又憂心成為半截人，是以作品抒發亡國之痛或易代之悲，本不足為奇。吳梅村同樣面對遽然驟變，之所以感懷特深，則肇因於明末知遇之恩而生的「萬古慚愧」。

吳梅村為〔明末〕復社領袖張溥（1602-1640）入門弟子，因功名深受〔明〕莊烈帝（1611-1644）榮寵知遇，又號為海內賢士大夫領袖<sup>23</sup>，見重當時。易代之際，因繫念老母，未能及時殉主殉國，後被迫出仕清廷，《清史稿·文苑傳》特別述明其「性至孝，生際鼎革，有親在，不能不依違顧戀，俯仰身世，每自傷也」，又載錄臨歿之言：

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時一境不歷艱苦。死後歛以僧裝，葬我鄧尉、靈岩之側。墳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銘。

顯然此種自傷無奈之哀怨，連史家亦頗寄予同情。此外，入清後吳梅村本欲就此養親終身，無奈逼迫出仕，心常自不安，臨終時尚且喟歎：「吾以草茅諸生，蒙先朝巍科拔擢，世運既更，分宜不仕，而牽戀骨肉，逡巡失身，此吾萬古慚愧，無面目以見烈皇帝及伯祥諸君子，而為後世儒者所笑。」<sup>24</sup>面對故國新朝、處死處生的兩難，在以詩筆記史事之同時，其內心仍有翻攪不息之耿耿難處，無以名狀，遂寄情戲曲，陶寫抑鬱。

<sup>23</sup> 〔清〕侯方域：〈與吳駿公書〉《壯悔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2冊，卷之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391。

<sup>24</sup> 〔清〕吳梅村：〈與子暉疏〉《吳梅村全集》卷57，頁1132。



吳梅村重視戲曲之餘<sup>25</sup>，主張借戲曲抒發心緒。〈雜劇三集序〉云：

其貞氣所感，則為忠孝節烈之事；其淫氣所感，則為放蕩邪慝之事。二氣并行宇宙間，光怪百出，情狀萬殊，而總由文人之筆傳之。文人之筆，或寓言，或紀實，想像形容，千載如見：由是貞者傳，淫者亦傳。……詞人狂肆之言，未嘗無意，貞淫並載，可以為勸，可以為鑒。有其文則傳其文而已。……傳奇、雜劇，體雖不同……余以為曲亦有道也：世路悠悠，人生如夢，終身顛倒，何假何真？若其當場演劇，謂假似真，謂真實假，真假之間，禪家三昧，惟曉人可與言之。<sup>26</sup>

強調戲曲於「光怪百出，情狀萬殊」等宇宙事物，無所不載，寓寫紀實，尤能興發作者「未嘗無意」之慨。尤在面對易代的世路人生，悠悠如夢，萬事恍惚顛倒，真假莫辨，惟有視戲曲為「絕好一樁公案」，以傳其文，寄託心中未嘗無意的狂肆之言。如此看來，吳梅村認為戲曲屬辭比事，寓顯微闡幽，並非純為娛樂目的。〈北詞廣正譜序〉有更深刻的體察：

今之傳奇，即古者歌舞之變也；然其感動人心，較昔之歌舞更顯而暢矣。蓋士之不遇者，鬱積其無聊不平之概於胸中，無所發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罵，以陶寫我之抑鬱牢騷。而我之性情爰借古人之性情而盤旋於紙上，宛轉於當場。於是乎熱腔罵世，冷板敲人，令閱者不自覺其喜怒悲歡之隨所觸而生，而亦於是乎歌呼笑罵之不自己，則感人之深，與樂之歌舞所以陶淑斯人而歸於中正和平者，其致一也。……而士之困窮不得志、無以奮發於事業功名者，往往遁於山巔水湄，亦恆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

<sup>25</sup> 葉君遠：〈略論吳梅村的戲曲理論與戲曲創作〉《清代詩壇第一家——吳梅村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11月），頁94-95。

<sup>26</sup> 〔清〕吳梅村：〈雜劇三集序〉《吳梅村全集》卷60，頁1211-1212。



其馳騁千古，才情跌宕，幾不減屈子離騷、子長感憤，真可與漢文、唐詩、宋詞連鑣並轡。<sup>27</sup>

強調戲曲亦詩歌支脈之一，同樣能感動人心、陶寫心緒，何況士之不遇，困窮不得志，無以奮發於事業功名，心中鬱積無聊不平，無所發抒，只得借古人之歌呼笑罵來陶寫個人抑鬱牢騷，在假似真、真實假之間，將「我之性情」，轉嫁至「古人之性情」，所有紙上當場之「熱腔罵世，冷板敲人」，如同絕好公案，惟有「曉人」方能體悟其中寓古人酒杯、澆個人塊壘之禪家三昧。是篇乃為友人李玉《北詞廣正譜》所作序，文中除抒發個人戲曲觀點外，開篇直言士之不遇者鬱積無聊不平，借古人陶寫個人，已然昭告李玉創作傳奇之寓託：

李子玄玉，好奇學古士也，其才足以上下千載，其學足以囊括藝林，而連厄於有司。晚幾得之，仍中副車。甲申以後，絕意仕進，以十郎之才調，效耆卿之填詞，所著傳奇數十種，即當場之歌呼笑罵，以寓顯微闡幽之旨，忠孝節烈，有美斯彰，無微不著。

文中關注到李玉將個人不遇之無聊，悉寓傳奇。類似的例子，尚有為友人尤侗作〈西堂樂府序〉，亦留意到相同的人生困境：

余讀漢史，至孝章於崔駰之事，未嘗不廢書興感也。駰以布衣獻頌，愛知人主，謂其才過於班固。既遇之于竇憲弟，有詔召見，而憲以白衣阻之，待命授官，會值上賓不果。嗟乎！此其與吾友尤展成何相類也。……上有好文之主，下受不世之知，而時會適然，遇與不遇之不同若此。士君子之牢落于斯世者，可勝道哉！<sup>28</sup>

<sup>27</sup> [清]吳梅村：〈北詞廣正譜序〉《吳梅村全集》卷60，頁1213-1214。

<sup>28</sup> [清]吳梅村：〈西堂樂府序〉《吳梅村全集》卷60，頁1212-1213。



兩篇序文不約而同論述才高而不遇<sup>29</sup>，實有言外之意。文之開頭，即表達對於不遇文士有所「興感」，間又云「此其與吾友尤展成何相類」，末則云「今讀展成之詞而有感于余心也。後人有追論其世者，可以慨然而歎」數語，前後一氣相承，更意有所指的披露出個人心志。試看吳梅村為個人傳奇《秣陵春》所作序：

彼夫文人才士，放誕窮愁，怨女貞姬，憂思鬱結，愴兮若有所見，杳矣冥矣，縹緲無所不之矣。況乎侯王則陵廟丘墟，妃主既容華消歇，蕭條乎原野，濛栗乎悲風。……余端居無繆，中心煩懣，有所徬徨感慕，髣髴庶幾而將遇之，而足將從之，若真有其事者，一唱三歎，於是乎作焉。是編也，果有託而然耶？果無託而然耶？即余亦不得而知也。<sup>30</sup>

亦指出文人才士歷經放誕窮愁之不遇，對原野悲風特有所感繫，繼又自敘因內心無繆煩懣而創作傳奇，藉一唱三歎，發抒憂思徬徨，實「有託而然」之作。與上述兩篇序文論不遇之旨歸，異曲同工，灼然可見。又於〈金人捧露盤·觀演《秣陵春》〉流洩出難以為繼的哀音：

記當年，曾供奉，舊霓裳。嘆茂陵、遺事淒涼。酒旗戲鼓，買花簪帽一春狂。綠楊池館，逢高會，身在他鄉。  
喜新詞，初填就，無限恨，斷人腸。為知音、仔細思量。偷聲減字，畫堂高燭弄絲簧。夜深風月，催檀板，顧曲周郎。<sup>31</sup>

謝章铤曾以「蓋別有傷心矣」評之。試觀詞中昔今之比，感懷當年春狂高會，

<sup>29</sup> 陳岸峰：《甲申詩史：吳梅村書寫的一六四四》，（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11月），頁90。

<sup>30</sup> 〔清〕吳梅村：〈秣陵春序〉《吳梅村全集》卷32，頁727-728。

<sup>31</sup> 〔清〕吳梅村：〈金人捧露盤·觀演《秣陵春》〉《吳梅村全集》卷21，頁560。



如今僅剩淒涼遺事，只得將無限愁恨，填載入詞，以懷歎茂陵，思量知音。其託寓戲曲，借歷史人物，渲洩鬱積之慨，陶淑喜怒悲歡之目的，甚為顯豁。

吳梅村三部戲曲，皆藉朝代更迭之際的人物為背景，隨意生發，寄託遙深。《通天臺》更是寄寓黍離悲思，感歎文士失意之作，而有「耐人尋思的況味」<sup>32</sup>。全劇二齣，署名「灌隱主人著」，正目題「沈左丞醉哭通天臺，漢武帝夢指函關道」。寫沈炯之離憂感憤，蓋有託而然之作，亦即吳梅村以痛放哀哭方式，敘胸中萬斛愁腸。換言之，融合吳梅村一生遭遇及戲曲寫作目的，再來檢視雜劇《通天臺》，更能體察劇中「千古哀怨託騷人」之深意。

### 三、怎樣「騷人」？《通天臺》故事之取材與瀾翻

清初戲劇，多根源於歷史，由明入清之「遺民」，目睹家國劇變，往往將憂與憤寄託歷史或古人<sup>33</sup>。對易代之際的人事，尤能發其共鳴，將之瀾翻演繹成戲劇，有抒發故國之思與身世之感的意味。吳梅村學問博瞻，於經史無所不通，又號詩史，自為箇中能手。〔清〕朱庭珍（1841-1903）曾論其「以身際滄桑陵谷之變」，所題多紀「關係興亡」時事，兼之熟於用典，尤諳六朝諸史，故取有關興衰存亡、可資觀感之人事，製題數十。趙翼亦持似類觀點，直指吳氏「庀材多用正史」，輔以個人書卷才情及寓目感愴，將正史平凡無奇之故實，點化成天地間情餘不窮的至文；更進一步指出其善於取題，云：「梅村身閱鼎革，其所詠多有關於時事之大者。……梅村一眼覷定，遂用全力結撰此數十篇，為不朽

<sup>32</sup> 陳芳：〈清初雜劇的主體意識與書寫策略〉，收入徐志平主編：《傳播與交融：第二屆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3月），頁395-443。引自頁396。

<sup>33</sup> 曾影靖著，黃兆漢校訂：《清人雜劇論略》，（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年），頁154。郭英德：《明清傳奇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5月），頁422-423。



計，此詩人慧眼，善於取題處。」<sup>34</sup>所論極為精當。其雜劇《通天臺》，正是取材自正史而又瀾翻不窮、善於取題之作。

雜劇《通天臺》故事即本《陳書》沈炯傳<sup>35</sup>。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今浙江德清）人，為梁、陳之際文士，少有雋才，為時所重。嚴格說來，相較於同時期文士，沈炯文名並不顯，文學史亦鮮論及。然其以「雋才」、「顛沛」頗受關注。在雋才方面，其軍書表記，足有可觀，史載王僧辯（?-555）素聞其名，以鐵錢十萬於軍中購得，自此羽檄軍書皆出自其手；曾作勸進梁元帝（508-555）表文，計三篇，被譽為最工，時莫有逮，〔明〕張燮（1574-1640）《七十二家集·沈侍中集引》譽美其「足使越石卻步，孝穆齊鑣，何其壯也」<sup>36</sup>，將之比擬劉琨（271-318）、徐陵（507-583）；至〔清〕李兆洛（1769-1841）《駢體文鈔》仍大為盛讚，收錄第二、第三表。另尚有〈為陳太傅讓表〉，〔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沈侍中集題辭》譽之「義正辭壯，即阮嗣宗〈上晉王箋〉曷加焉」<sup>37</sup>；陳武帝陳霸先（503-559）與王僧辯登壇設盟之文，亦為沈炯所作。故《陳書》評譽其「下筆盟壇，屬辭勸表，激揚旨趣，信文人之偉者歟」，《南史》則推揚其「才思之美，足以繼踵前良」，足見文才一斑。此外，沈炯尚有理政之長，友人劉師知為其文集作序〈侍中沈府君集序〉，盛譽其具「善觀民風，則與圖王政」等圖謀擘劃之才<sup>38</sup>，於掌管書記時，所有「府朝政事，一以委焉」，歷為朝

<sup>34</sup> 《吳梅村全集》附錄 4，頁 1517。《甌北詩話》卷 9，頁 130、131。

<sup>35</sup> 〔隋〕姚察等：《新校本陳書附索引》卷 19，（臺北：鼎文書局，1998 年 10 月），頁 253-256。  
〔唐〕李延壽：《新校本南史附索引》卷 69，（臺北：鼎文書局，1994 年 9 月），頁 1677-1679，以下稱《陳書》、《南史》。

<sup>36</sup> 〔明〕張燮：《七十二家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第 158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521。

<sup>37</sup> 〔明〕張溥撰，曾肖點校：《七錄齋合集》卷 27，（濟南：齊魯書社，2015 年 8 月），頁 485。

<sup>38</sup> 〔陳〕劉師知：〈侍中沈府君集序〉，〔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陳文卷 15，（臺北：宏業書局，1975 年），頁 3488。



廷所重，可謂別具理政才華者。

然沈炯一生遭際顛沛，《南史》言其「仕於梁朝，年已知命，主非不文，而位裁邑辛。及於運逢交喪，驅馳戎馬」，著墨於其顛沛流離。其一生以侯景之亂為界，析為兩時期：前為仕梁時期，任尚書左民侍郎，約已年近五十，官祿雖不顯貴，仍頗受梁武帝器重，生活平穩泰順；後則歷經顛沛，梁武帝太清二年（548）侯景（503-552）之亂陡起，開啟冒危履險的下半生<sup>39</sup>。時侯景將宋子仙（?-550）據吳興，愛沈炯之才，遣使召之，欲委以書記，因固辭以疾，王子仙命人斬之，幸「僅而獲免」，終逼令掌書記，堪稱「遭亂執節，瀕死幸生」<sup>40</sup>；後為王僧辯掌羽檄軍書，適侯景東奔至吳郡，虜殺沈炯妻虞氏及子行簡，幸沈炯弟攜母逃而獲免；侯景亂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嬰戮之慘，封原鄉縣侯，邑五百戶，又徵為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未料承聖三年（554），西魏攻破梁都江陵，梁元帝等盡皆遇害，城陷於混亂，西魏「選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為奴婢，驅入長安；小弱者皆殺之」<sup>41</sup>。沈炯歷經江陵殘破，又為西魏北虜，艱辛零丁，留下難以抹滅之印記。虜至西魏長安，雖受禮遇，官位顯赫，然飄零異邦，繫念老母、故國，急欲東歸而不得；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自此閉門却掃，縱或寫作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又因心中淒惶悲苦，作〈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陳思歸意〉，終於梁敬帝紹聖二年（556）返都，除司農卿，遷御史中丞。陳武帝時加通直散騎常侍，至陳文帝（522-566）仍重用其才，加明威將軍。後卒於天嘉二年，年五十九，諡恭子。吳梅村雜劇《通天臺》即有感沈炯表奏而得歸國事，加以瀾翻，據《陳書》載：

<sup>39</sup> 祁立峰：〈魂兮歸來哀江南：論沈炯、庾信、顏之推的傷痕書寫與敘事美學〉《清華學報》新42卷第4期，2012年12月，頁625-656，引自頁628。

<sup>40</sup> 《七錄齋合集》卷27，頁485。

<sup>41</sup> 〔隋〕姚察等：《新校本梁書附索引》卷5，（臺北：鼎文書局，1996年5月），頁135。



(沈炯)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己思歸之意。……奏訖，其夜(沈)炯夢見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沈)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後便與王克等竝獲東歸。泰紹二年至都，除司農卿，遷御史中丞。

此絕異於一般臣下向當今君王陳請要事之表<sup>42</sup>，乃借通天臺向數百年前漢武帝(157B.C.-87 B.C.)奏表，自陳歸鄉之思，未料竟能如願歸返。明張燮稱其「精誠之感」，張溥歸因於「忠信感靈」之故<sup>43</sup>，事之神奇怪異，突顯沈炯遭境之悲與內心之苦，而得感靈南歸。《陳書》載錄表文：

臣聞喬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不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于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翠幕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碗，遂出人間，陵雲故基，共原田而膾膾，別風餘址，對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豈不落淚。昔者承明見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哀。黍稷非馨，敢望徽福。爵臺之薦，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徽猷，伏增悽懼。

44

文中憑弔漢武帝，哀歎個人身世，發抒歸國之思。文之開頭極力陳述漢武帝遺跡，其中「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于汾河，指柏梁而高宴」數句，鋪寫漢武帝雄才大略之榮耀；接著「既而運屬上仙」至「豈不落淚」，敘世

<sup>42</sup> 陳慶元：〈羈旅縲臣的奇特表文——沈炯及其〈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古典文學知識》4期，2001年，頁17-20。

<sup>43</sup> 《七十二家集》，頁521。《七錄齋合集》卷27，頁485。

<sup>44</sup> 《陳書》卷19，頁254。〔陳〕沈炯：〈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陳思歸意〉《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陳文卷14，頁3480。





移朝改，漢室遺跡荒涼，哀歎聖主殞落，沈炯以「羈旅縲臣」身分，面對蕭瑟的故基遺址，四顧茫茫，感懷個人身世，自傷落淚，哀絕淒婉。文末援引嚴助得以東歸、司馬相如（179 B.C.-117 B.C.）能夠西返典故，極力自陳南歸之「愚衷」。

是篇將沈炯內心哀惋淒切，敘寫淋漓，使同樣身歷鼎革的吳梅村，慨歎有加。再與沈炯〈歸魂賦〉、〈望郢州城詩〉及〈長安還至方山愴然自傷詩〉等敘寫喪亂之詩文合讀，更是交相迸發憤懣哀思。如〈歸魂賦〉自敘荊州被虜及歸來歷程，接著記關中風物，流露去國悲涼、思鄉淒苦，若非親身經歷，絕不能構此佳文：

值天地之幅裂，遭日月之霧虹。去父母之邦國，埋形影於胡戎。絕君臣而辭胥宇，躋厚地而踟蒼穹。抱北思之胡馬，望南飛之夕鴻。泣霑襟而雜露，悲微吟而帶風。……嗟五十之踰年，忽流離於凶忒。值中軍之失權，而大盜之移國。何赤疹之四起，豈黃霧之云塞，祈瘦弟于赤眉，乞老親於劇賊，免伏質以解衣，遂窘身而就勒。既而天道禍淫，否終斯泰。靈聖奮發，風雲饗會。掃欃槍之星，斬蚩尤之旆。余技逆而效從，遂妻誅而子害。雖分珪而祚土，迄長河之如帶。肌膚之痛何泯，潛翳之悲無伏。我國家之沸騰，我天下之匡復。我何辜於上玄，我何負於鄰睦。……<sup>45</sup>

自述冒危履險，藉眼中所見慘況，抒發悲痛，「常一步而三歎」，痛愴深沉，讀之令人動容。全篇哀痛淒楚之呼號，絕非外人所能盡窺。其中痛徹之無奈，一步三歎之躊躇，無非正是吳梅村難言之痛。另有〈望郢州城詩〉，直抒心緒之悲哭：

<sup>45</sup> 〔陳〕沈炯：〈歸魂賦〉《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陳文卷 14，頁 3477-3478。



魂兮何處返，非死復非仙。坐柯如昨日，石合未淹年。歷陽頓成浦，東海果爲田。空憶扶風詠，誰見峴山傳。世變才良改，時移民物遷。悲哉孫騾騎，悠悠哭彼天。<sup>46</sup>

郢州即江夏，為梁元帝都城江陵門戶。以「魂兮何處返」為開頭，歷敘郢州城之天崩地裂，山河變色，一切恍如昨日，然而歷陽成浦、東海為田，世事變遷，難掩落寞；接著援引東晉劉琨〈扶風歌〉、〔西晉〕羊祜（221-278）登峴山故實，發出憂危忠憤之慨及留名後世之思；末四句歎平地陡起巨變，心生「世變才良改，時移民物遷」之撕裂與感傷，瀰天漫地之「悲哉」，僅能無奈歸結「悠悠哭彼天」。詩中藉世變及歷史人物，寄慨哭天，表達個人對家國變色、內心哀絕之手法，與奏表漢武帝一文，同出一轍；而其敘喪亂等詩作，與吳梅村同樣是痛自內心的號哭。又以〈長安還至方山愴然自傷詩〉記其傷情：

秦軍坑趙卒，遂有一人生。雖還舊鄉里，危心曾未平。淮源北桐栢，方山似削成。猶疑屯虜騎，尚畏值胡兵。空村餘拱木，廢邑有頽城。舊識既已盡，新知皆異名。百年三萬日，處處此傷情。<sup>47</sup>

紹泰二年沈炯由長安南歸，行至都城建康方山作此詩。起句以秦軍坑殺趙卒故實為出發，沈炯神來一筆「遂有一人生」，頗有歷劫歸來自況之意，並藉生還者雙眼敘戰後情景，面對人事全非及揮之不去的恐懼，傾吐遭遇捉放之惶恐，加上空村拱木與廢邑頽城等荒涼景象，令人淒愴；而舊識凋零，與異名新知，更增悲涼；詩末二句，發出最為沉痛的哀傷，道盡百年一生，日日處處傷情，正呼應詩題「愴然自傷」，其哀其痛，托顯而出。更是引吳梅村同掬一把淚的痛哭

<sup>46</sup> 〔陳〕沈炯：〈望郢州城詩〉，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陳詩卷 1，（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 年 5 月），頁 2445。

<sup>47</sup> 〔陳〕沈炯：〈長安還至方山愴然自傷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陳詩卷 1，頁 2445。



心曲。

吳梅村面對天崩地坼，大量以詩文載錄家國變亂，與千年前的沈炯記亂離、述哀情，千古輝映，同時堆疊出吳梅村「少不逢時，長而遇亂」之痛，因此，據沈炯表奏故實，敷寫雜劇《通天臺》，自況中有所寄寓。二人同是雋才，同歷鼎革，又皆繫念老母，更困窮悲愁於遇與不遇之千古難題。試看《通天臺》之開場【憶秦娥】：

愁脈脈，江山滿目傷心客。傷心客。長干夢斷，灞橋聞笛。天涯夢斷看衰  
白，秦川對酒青衫濕。青衫濕。冷猿悲雁，暮雲蕭瑟。<sup>48</sup>

以愁、傷心客、夢斷、青衫濕、蕭瑟等字眼，道盡江山淪亡之慘黯及遺臣之哀愴，籠罩全劇，於景於情，正是吳梅村心底脈脈之愁苦。接著劇中沈炯自敘身世：

（沈炯）少不逢時，長而遇亂。王太尉板為從事，元皇帝授以左丞。不意國覆荊、湘，身羈關、隴。雖其未殞，豈曰生年？老母在東，何時歸養？

此處揉合沈炯本傳及其詩文，表達歸鄉之「愚衷」，亦恰為吳梅村面對人生鉅大裂變之身世寫照。繼痛哭云：

他也說得好：孔北海之痛孝章，恐憂能傷人；李都尉之勸子卿，何自苦乃爾！似這等淒淒默默，扯著悶弓兒，怎挨得過；不如尋芳選勝，放下心頭，或者還有歸去日子。我口裡雖應他，卻不道大丈夫萬斛愁腸，可是消遣得來的？不如步到長安城外荒涼地面，痛哭幾場罷了。

<sup>48</sup> 《通天臺》，《吳梅村全集》卷 64，頁 1388-1400。為簡省篇幅，《通天臺》引文不另標註。



身處西魏期間，同樣遭北虜的庾信、王褒（513-576）時時以「憂能傷人」、「何自苦乃爾」勸勉沈炯。然其心中仍有無法消遣得來的「萬斛愁腸」，惟有「步到長安城外荒涼地面，痛哭幾場罷了」。此處所指望的「歸」，於沈炯言，是有「老母」所在的故國，於吳梅村亦同，然而無論沈炯或吳梅村，此「故國」實指原先完好之家國而言。此處再三提及，無疑表明種種「不意」，造成了回不去的美好想望，注定是一種奢望，只能到荒涼地面痛哭尋繹。《陳書》對表奏漢武帝事，敘之甚簡，僅言「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吳梅村特以生花妙筆，點染這種奢望與想望，巧妙加入登臺、飲酒、夢境等場景與橋段：

（第一齣）（生）……這是那一代蓋造的？看去約有三十丈來高，想望得見長安城裡，待我登眺一回。奚童，你沽一壺酒來。……

（生醉睡介）

（第二齣）……（生）這是田老丞相。素昧平生，知是睡裡夢裡？……

（丑）這是通天臺下酒店裡，老爺睡著。奚童也打一個盹兒。

劇情的開展，遂合於情理的迤邐揮灑而出。沈炯歷經艱難苦恨，在「好一個清秋天氣」裡，獨登高臺，眺望遠方，本易興發「萬里悲秋常作客」的蕭瑟慨歎，已為接下來之飲酒橋段，備足鋪陳。【點絳脣】云：「（生）萬里思家，青袍布襪。西風乍，落木寒鴉，一道哀湍下。」登高興歎，續以酒力深化情感，使全劇心緒到達高峰。至於「飲酒」，本有渲染借酒澆愁愁更愁之意味：飲酒前，是自矜自持的悲愴滿懷，愁萬斛而不得解，縈繞於心；飲酒後，則是愁上加愁，酒境與夢境糾纏疊繞，翻唱出借酒壯膽之酒言醉語，夢話囈語，聞之反覺動人。因而第二齣開場，即安排沈炯酒後於夢境「哭哭啼啼」的傾訴之語，漢武帝聞之讚歎：



那些從官們，一個個能言快論；只是他們把世間興廢看得淡了，倒覺沒趣。譬如賈生不哭，揚子無愁，縱有嶽崎歷落之氣，怎能毅感發出來？所以數百年來，天上逗遛幾篇文章，反被後生批駁，說道：上邊筆路，漸覺尋常。俺仔細思量，只因不比人世愁多，非是關俺神仙才盡。不如這班參不透、耐不得的漢子，哀吟狂叫，聽將去反覺動人。

真實虛幻，古往今來，俱皆交錯融通，更跨越時空，對面交流，沈炯做「一道表文」奏上，漢武帝亦能合情合理聽聞哀吟狂叫，給予相對慰語：

適才有個江南沈秀才，哭哭啼啼，為著老蕭何子孫梁武帝，訴出個天大來的不平。不知他是古佛化身，那要你孤臣洒淚？只是一片心腸，也不要埋沒了他。

此段表奏事，本為史傳一段小插曲，僅單向、簡略之傾訴，至此順理成章變造為雙向溝通、豐饒沃腴之對話，唱作俱佳，反成為舞臺上翻唱的要角；漢武帝翩翩然成為有聲有色的旁白兼引言人，再三顧念沈炯一片真心，垂詢照護有加，以旁白形式，生動描述沈炯羈旅悲秋、憔悴至此之樣態，又以引言人方式，導引敘說異鄉失路、亡國興哀之悲痛，全齣戲劇性張力與情感質量，磅礴而出。整體來看，種種的「狂肆之言，未嘗無意」，吳梅村既藉沈炯之口發抒疑惑，又藉漢武帝之語自我寬慰，虛幻之間，實有顛倒真假公案意味。如此一番失路思家之剖白，流離之感陡然躍昇，連成仙的漢武帝亦不禁感懷，道：

（外）若論人世滄桑，那個不到這個田地！便是孤家何等英雄，雖然宗廟園陵，粗成結果，究竟〈哀蟬落葉〉，仍痛故姬，歸來望思，空傷愛子。刀磨石上，雍門之鼓瑟堪哀；盪出人間，隧路之摸金可畏。豈必臺城之樹，獨有悲風；只此長安之宮，止餘明月。



文至此，沈炯個人國覆家亡之痛，使千古以來同樣遭遇的英雄俊才，同一歎息，對天哀歎。劇中尚安排一段頗耐人尋思之對話，即漢武帝表達起用之意時，沈炯以「負義苟活之人，豈可受上客之禮以忘老母」，立即婉拒，反過來以「一望家鄉，心如摧割」等數語，懇求早就歸程，確實堪稱「調假似真，調真實假」，正是吳梅村打從心底所發出自我辯白的反射。

透過共飲一斛解愁酒，劇中的沈炯憑藉「酒力」的文字，奏表漢武帝，於夢境傾訴衷腸，由對話而得慰勉與最終救贖，更有幸回歸鄉里，奉養老母；而劇外的吳梅村則憑恃沾滿「酒氣」的文字，吐露真言，得到心靈的興託與釋放，尤其重要者，在為自身「何敢死」一事，為自己向後世儒者做出辯駁與註解，正是「後之人有追論其世者，可以慨然而歎矣」之作用。<sup>49</sup>於是，跨越時空，沈炯與吳梅村二人「隔世遙望，心心相惜，一同遭遇著懷舊與履新的徘徊與困苦」<sup>50</sup>，故劇中沈炯哭訴於通天臺下，正是吳梅村哭訴於《通天臺》劇中，儘管時空異位，卻同樣為國破家亡、雋才不遇流下辛酸淚。因此可以說，雜劇《通天臺》即是吳梅村託寓心曲於騷人沈炯之哀唱。

#### 四、如何「哀怨」？《通天臺》的黍離之哀與不遇時之怨

〔晚清〕劉鶚（1857-1909）《老殘遊記·自敘》云：「《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為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哭泣於《西廂》，曹雪芹哭泣於《紅樓夢》。」<sup>51</sup>指出「靈性」之士，其憂國愛民之哀及個人遭際之怨，遂生

<sup>49</sup> 〔清〕吳梅村：〈西堂樂府序〉《吳梅村全集》卷 60，頁 1213。

<sup>50</sup> 周蕊：《吳梅村戲曲創作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 5 月），頁 38。

<sup>51</sup> 〔清〕劉鶚撰，田素蘭校訂，繆天華校閱：〈自敘〉《老殘遊記》，（臺北：三民書局，1990



出哭泣，寄寓於不同形式作品，雖歷敘哀怨痛楚「不以哭泣為哭泣」者，卻同樣挾帶「其力甚勁，其行乃彌遠」的濃烈感染力，究其原因，在於哀怨感人至深。

吳梅村自言雜劇《通天臺》僅是一班「參不透、耐不得的漢子，哀吟狂叫」之作，一語道破其困窮、欲言難言之基調，發而為文，則滿眼皆淚。其內心既蘊藏參不透之困境與疑惑，積纒勾纏，縈繞迴旋，使人抑鬱寡歡而耐不得，唯藉哀吟狂叫以渲洩舒緩，往往使聞者隨之抑揚起伏，實是「哭泣」的另一種具體呈現。而《通天臺》確實處處哀怨，哭訴不絕。其所哀怨者，即深沉的黍離之哀及不遇時之怨。

第一，就《通天臺》託寓的黍離之「哀」言。沈炯一生悲苦，遭際顛沛。吳梅村因遭遇雷同，感受特深，故藉是劇自況痛哭，敘寫亡國之痛，讀來字字悲淒。【混江龍】云：

則看他終南如畫，荒臺百尺攬烟霞。……原來是漢武帝通天臺。咳！武帝甘泉萬騎，那裡去了？今日冷清清坐地，只落得沈初明一個陪侍他。赤緊的漢室官家閒退院，不比個長安縣令放晨衙。黃門樂承值的樵歌社鼓，上林苑開遍了野草閒花；大將軍掉脫了腰間羽箭，病椒房瘦損卻臉上鉛華；山門外剩幾個淚眼的金人，廢廊邊立一疋脫韉的天馬。早知道通天臺斜風細雨，省多少柏梁宴浪酒閒茶。

文中描述「通天臺」頹涼現況，慨人事已非，刻意以「上林苑開遍了野草閒花」等句，對比今昔，寫物換星移，神州動蕩，呈現出宗社丘墟之淒涼，有直抒「市朝遷改，黯地傷神」之痛，更借景生情，引出哀思無限，難抑易世之哀，兼之

---

年3月)，頁1。



沈炯經歷國破家亡，又正合應吳梅村真實人生的寫照。後續寫漢武帝茂陵蕭瑟，【油葫蘆】云：

石馬嘶風灞水注，那北邙山直下。茂陵池館鎖兼葭，珠簾零落珊瑚架，玉魚沉沒蛟龍匣。這的是松楸埋寶劍，那裡有雞犬護丹砂。儘生前萬歲虛脾話，賺殺人王母碧桃花。

意在興託國破家亡之哀，個人無法力挽之餘，唯有感歎「今者天涯衰白，故國蒼茫，才士輾轉，一朝至此」。接著，透過漢武帝、梁武帝之比較，寫實了有梁一朝之覆亡：

那兩個皇帝，漢家的好仙，梁家的好佛。……那兩個都是肉身菩薩，陸地神仙。今日價兩代銅駝，都化作一抔黃土。……  
咳！大丈夫仙釋無成，古今同盡，這也還算是常事。只是興亡大事，理數昭然。那尋常人主，呆鄧鄧享些厚福，到不消說起了。便是兩個武帝，聰明才智，那一件不是同的？畢竟我蕭公是苦行修持，那漢武帝還雄心瀟灑；這一個落得個收場結果，哪一個為甚的破國家亡？

句句緊扣「國破家亡」，哀痛可知。第二齣【沉醉東風】進一步由景入情，藉沈炯登高遠眺，興發故國寂寥之慨，云：「這一帶半天嵩少，那一搭兩點金焦。(生)果然是江南風景。好風吹夢落廣陵潮，聽鐘聲敲破匡廬曉。沈卿你看，都是些淡烟衰草。(生)好感傷也！只怕你故國鶯花總寂寥。若回去呵，可憐煞斷鴻縹緲。」失意之人，切莫憑欄，只因登高自有萬緒萬端，齊湧心頭，故沈炯登高至通天臺，遙望故鄉江南，心之所思，乃眼之所見，藉歷敘江南勝景，寓寄故國哀思。然而故國不再是過去美好的故國，沈炯不免只能藉酒言醉語，道盡蒼茫悲泣。更刻意不斷回顧過去「往時文彩動人主」之輝煌事蹟，作為歸鄉侍母





的支撐點。至【青歌兒】，云：

拜告了君王、君王鑒察，休嫌我書生、書生兜答。羈旅孤臣憔悴殺。漢武皇呵，俺也不用大纛高牙，紫綬青綳；只願還咱草舍桑麻，濁酒魚蝦，冷淡生涯。武皇，我如今在三條九陌，騎著一疋青驢，眼看他們田、竇豪華，衛、霍矜誇，僮僕槎枒，歌笑淫哇。俺這一個不尷不尬的沈初明站在那裡，好像個坎井蝦蟆，霜後壺瓜。咳！武皇，你當日臣子，如嚴助東歸，長卿西返，遭時富貴，還要衣錦故鄉。我沈初明憔悴至此，求一紙路引兒還不能殼哩。

文中一再強調其羈旅孤臣流離異鄉，身分實在「不尷不尬」，至為憔悴。於末則歸結「你看雲山萬疊，我的臺城宮闕不知在哪裡，只得望南一拜」數語，酸楚哀痛，一氣傾瀉。正與後續漢武帝「只是他無國無家，欲歸何處」之詰問，前後映照，揉滲黍離之哀，真可謂痛愴不絕。

此外，第一齣終唱【賺煞尾】，更寫盡羈旅悲秋、亡國興衰的「一腔心事」：

則想那山遠故宮，寒潮向空城打，杜鵑血揀南枝直下。偏是俺立盡西風搔白髮，只落得哭向天涯。傷心地付與啼鴉，誰向江頭問荻花。難道我的眼呵，盼不到石頭車駕，我的淚呵洒不上修陵松檟，只是年年秋月聽悲笳。

寄寓故國之思，悲壯憤懣，慷慨幽怨，字字如杜鵑啼血，正可謂吳梅村與沈炯同一痛哭之哀音。<sup>52</sup>近人吳梅《顧曲塵談》評價此劇「純為故國之思，其詞幽怨悲慙，令人不堪卒讀」<sup>53</sup>，實中之論。現實中，吳梅村亦有數首詩直抒故

<sup>52</sup> 王建生：《增訂本吳梅村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6月），頁342。《清代詩壇第一家——吳梅村研究》，頁100。

<sup>53</sup> 吳梅：《顧曲塵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8月），頁97。



國之哀，如〈白門遇北來友人〉「恩深故國頻回首，詔到中原盡涕流」，〈有感〉「回首神州漫流涕，酌杯江水話中興」等<sup>54</sup>，咸有〈黍離〉、〈麥秀〉之哀。無怪清趙翼直言吳梅村作品「興亡一代〈黍離〉歌」<sup>55</sup>，正是著此而發。

另外，亦有敘寫對故主依戀者。早年明莊烈帝對吳梅村有知遇之恩，崇禎四年（1631），吳梅村時年二十三，參加會試舉第一，殿試又高中榜眼，不料捲入溫體仁（1573-1638）、周延儒（1593-1644）黨爭，遭控勾結，時明莊烈帝御覽試卷，批「正大博雅，足式詭靡」八字，授以翰林院編修、賜假歸娶<sup>56</sup>，當世榮之，朝野莫及。此種知遇與恩榮，使其眷戀一生，暮年作〈與子暉疏〉，尚且述及此事。甲申之變，莊烈帝殉國，吳梅村本欲殉主，惟感念其母「兒死，其如老人何」之語而作罷。<sup>57</sup>自此，俯仰身世，多有自責自傷之悲吟，並於多篇詩文，感念故主。〈永和宮詞〉云：

君王宵旰無歡思，宮門夜半傳封事。玉几金牀少晏眠，陳娥衛豔誰頻侍？……本朝家法修清讜，房帷久絕珍奇薦。敕使惟追陽羨茶，內人數減昭陽膳。<sup>58</sup>

深入刻劃故主宵旰勤政、不邇聲色形象。又於〈琵琶行並序〉以「一自中原盛豺虎，煖閣才人撤歌舞」，敘故主「一人勞悴深宮裡」之狀；於〈清忠譜序〉追憶故主「躬親菲惡，焦勞勤政者，十有七年」；並以〈吳門遇劉雪舫〉致上「慟哭高皇靈」，詩中再三追憶，哀喟「辛苦十七年，欲訴知何因」，惟有感歎增傷

<sup>54</sup> 〔清〕吳梅村：〈白門遇北來友人〉、〈有感〉《吳梅村全集》卷 5，頁 136、137。

<sup>55</sup> 《吳梅村全集》附錄 4，頁 1513。

<sup>56</sup> 〔清〕吳梅村：〈與子暉疏〉《吳梅村全集》卷 57，頁 1131。〔清〕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之 2，（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頁 565-566。

<sup>57</sup> 〔清〕顧師軾：〈梅村先生年譜〉《吳梅村全集》附錄 2，頁 1446。

<sup>58</sup> 〔清〕吳梅村：〈永和宮詞〉《吳梅村全集》卷 3，頁 52。



心，末以「已矣勿復言，涕下沾衣襟」作結，依戀無限。叨叨絮絮中，猶能聆聽吳梅村於風塵潦倒中「慟哭故朝恩」之哽咽<sup>59</sup>，讀之令人傷懷。

吳梅村還以實際行動，表達對故主的追思感懷。清世祖順治十年（1653），距莊烈帝殉國已逾九年，吳梅村參與太倉遺民私祭莊烈帝忌日儀式，作〈新蒲綠〉二首：

白髮禪僧到講堂，衲衣錫杖拜先皇。半杯松葉長陵飯，一炷沈煙寢廟香。  
有恨山川空歲改，無情鶯燕又春忙。欲知遺老傷心事，月下鐘樓照萬方。（其一）

甲申龍去可悲哉，幾度春風長綠苔。擾擾十年陵谷變，寥寥七日道場開。  
剖肝義士沈滄海，嘗膽王孫葬劫灰。誰助老僧清夜哭，只應猿鶴與同哀。（其二）<sup>60</sup>

詩中傷心、可悲等夜哭之哀，激盪高昂，深摯沉痛，既哀悼莊烈帝，亦悲懷故國。以當時吳梅村個人「數有收考，一時名豪，惴惴莫保家族」等危疑狀態<sup>61</sup>，又處清初文網甚密、鎮壓酷嚴時期，仍奮勇直陳個人內心情感，至為不易。

至於雜劇《通天臺》記故君之思，則流連文外。尤侗曾指出此劇含有作者的「三致意焉」，與吳梅村「之遇為之」有關，換言之，讀《通天臺》不妨視沈炯之遇為吳梅村之遇，劇中沈炯痛言「我那武帝，好不傷感人也」之語，亦正為吳梅村哀痛處。試看明莊烈帝之死，變造吳梅村一生，開啟其生與死、遺民

<sup>59</sup> [清]吳梅村：〈琵琶行並序〉《吳梅村全集》卷3，頁56-57。〈清忠譜序〉卷60，頁1216。〈吳門遇劉雪舫〉卷1，頁15-16。〈再簡子俶〉卷4，頁102。[清]張廷玉等：《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卷24，（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頁335。

<sup>60</sup> [清]吳梅村：〈新蒲綠〉，《吳梅村全集》卷60，頁1195。

<sup>61</sup> [清]吳梅村：〈冒辟疆五十壽序〉《吳梅村全集》卷36，頁774。又參〈與子嘯疏〉，卷57，頁1132。



與貳臣的天人交戰，至死不休。因而《通天臺》再三敘梁武帝理政之辛勤儉樸：

（賓白）別樣也不講了，只是漢武一生享用，把我梁武比起來：那壁廂千秋節，美甘甘排列的鳳脯麟膏；這壁廂八關齋，瘦崑崑受用些葵羹蒲饌，那壁廂尹夫人、李夫人，三十宮長陪遊幸；這壁廂阮修容、丁貴嬪，四十載不近房帷。……為甚的朱雀桁邊，惡鬼修羅，捏弄殺我那窮居士。咳！我那武帝，好不傷感人也！

繼而【那吒令】敘述梁武帝為政與自律：

你看他用的粗糲，沒上尊瓊學；看他住的低亞，沒長楊廣廈；看他擺的頭踏，沒龍媒馮駕。那裡有黃門倡拊掌投壺暇？那裡有平陽侯蹂損終南稼？苦苦的一世官家。

文中所敘，實為重重掩蓋下的明莊烈帝：克簡勤政，不近聲色，事必躬親，素來憂勤惕厲，殫心治理，然終至亡國而殉，令人喟歎。吳梅村藉沈炯哭梁武帝，當有意哀哭故主莊烈帝。

然而，對故主哀哭至極後，不免由哀生怨，《通天臺》以更理性、超脫之視角，思索「哪一個為甚的破國家亡」之肇因，並進一步指出禍起蕭牆。【鵲踏枝】：「他每日裡誦〈楞伽〉，誰識起禍根芽。乾折了幾尺腰圍，修不了一衲袈裟。起首兒玄圃園齋時鐘鼓，收場時永福省酒後琵琶。」說的正是梁武帝鎮日事佛，不知禍起蕭牆，一旦政局危急時期，宗室、大臣不加聞問，各自為是，收場時「餓死臺城的時節，佛也該應來救了」，卻是無人營救。繼而哀道：「我武皇以天下兵馬委邵陵諸王，自家兒子見父親餓得這樣田地，還不肯出力，好不可恨！」梁太清二年邵陵王蕭綸（?-551）進位中衛將軍，值侯景亂梁，卻與諸兄弟相互



觀望，致使大廈傾頽，【醉中天】有「偏不肯把兵來救搭。各自己稱孤道寡，一家兒眼望巴巴」數語，正痛陳此事。另又於【一半兒】前歎「誰想我元帝呵」，意有所指，續云：

你只要江東士庶省喧嘩，卻不道報怨申仇誰奪咱。為甚的姓蕭骨肉沒緣法，這丟兒有些虧心大。錦片樣江山做一會兒耍。

激憤高昂，措詞嚴厲，再三指斥，接著「咳！我武皇帝止靠這個兒子，一發不濟不事了。便是我沈初明半生淪落，只有這場遭際」，鞭撻意味強烈，於劇文中評論蕭梁江陵的覆亡，蕭氏宗族各個急欲自立為王，未能齊心全力為國運命脈之延續而努力，坐視衰亡；言外之意則是吳梅村顛倒真假的指射弘光朝之崩潰，導致朝政傾覆。《通天臺》中沈炯捶胸跌腳，哭哭啼啼的訴一個天大的不平，其糾纏執著於故主的一片心腸，使漢武帝亦歎惋：

你家梁武帝，原是個西方古佛，恐怕那因緣纏繞，倒虧了一陣罡風，把有為世界一齊放倒，然後撒手逍遙，天然自在。這些興亡陳迹，不過他蒲團上一回睡覺，竹篋子幾句話頭，你只管替他煩惱，為著甚來？

梁武帝誤判情勢，釀致梁朝滅亡。如此濤天巨禍，於梁武帝個人卻僅如「一陣罡風」，放倒世界，即撒手逍遙，所有「興亡陳跡」，如同「一回睡覺」、「幾句話頭」般南柯一夢，仿佛風吹不餘任何漣漪；另一方面，於沈炯個人而言，則輕易無以釋懷，耿耿於心，漢武帝更進一步寬慰，【雙調新水令】：「嘆西風峭緊暮林凋，把江山幾番吹老。偏是你黃花逢臥病，斗酒讀《離騷》。那舊壘新巢，斜陽外知多少。」一番「自古如此，何足多恨」之慰勉，又以「你只管替他煩惱，為著甚來？」反詰收束，暗指沈炯無須繫繫懷中。此段慰勉之語，即吳梅村自我慰解之語，而其再三「致意」故主，可見一斑。



劇末，漢武帝見沈炯才華，勸以「揀像意的官做一個兒罷」，沈炯以負義苟活之人不敢忘老母為由婉拒，並「涕淚橫流，以死自誓」堅辭，漢武帝亦對其「受遇兩朝，違鄉萬里，悲愁侘傺，分固宜然」，給予同情曲諒。實則是更具體的展現出吳梅村之影像，其於明亡後，隱居十年不仕。然心中所憂懼，莫過清廷脅迫出仕。約於順治九年（1652）清廷開始徵召，吳梅村因感事關名節而力辭，唯難抵逼迫，於氣節、孝道無法兩全下，於順治十年屈從。顧湄〈吳梅村先生行狀〉曾載錄此段無奈辛酸：「本朝世祖章皇帝素聞其名，會薦剡交上，有司敦逼，先生控辭再四，二親流涕辨嚴，攝使就道，難傷老人意，乃扶病入都。」<sup>62</sup>歷來視《通天臺》作於受召清廷之後，故再三致意於故主。於故主知遇之恩未報，又囿於現實忠孝不得兩全的處境，更困坐於個人職志未能實現之愁城，種種迍邐躊躇，如何能了？劇末，沈炯在了解故主「依然極樂」後，終起了救贖：

只是一席閒談，許多指點，他說我梁皇依然極樂，自家倒無限淒涼。正是：  
一曲哀歌茂陵道，漢家天子葬秋風。那見得玉匣珠襦，便勝著金戈鐵馬。  
總付之一江流水罷了。……到頭來總是一場扯淡，何分得失，有甚爭差？  
倒為他攪亂心腸，搥胸跌腳，豈不可笑！武皇，你教我多矣！

警策頓悟之意濃厚，正為吳梅村聊表解鬱，自我安慰之夢語，更是其心中塊壘之反筆。因此，《通天臺》實託寓「亡國之怨，其詞幽憤慷慨，令人感覺淚痕斑斑」。<sup>63</sup>

第二，就《通天臺》隱寄不遇時之「怨」言。文士悲不遇，乃千古頌詠之

<sup>62</sup> 〔清〕顧湄：〈吳梅村先生行狀〉《吳梅村全集》附錄 1，頁 1405。

<sup>63</sup> 〔日〕青木正兒著，王吉廬譯：《中國近世戲曲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 3 月），頁 329。



議題，一方面是對個人才華能力之期許，得遇時機或人主認同，則成就兼善天下之大志；另一方面則是自我肯定與現實遭遇相違，產生失落感，無可奈何下被迫選擇獨善其身，由此生變出不遇之怨。吳梅村〈北詞廣正譜序〉曾言「士之困窮不得志，無以奮發事業功名者」，往往有「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塊壘」之作，顯示其以慧眼洞察世事，卻另有一雙心眼洞識個人艱難苦恨之處境。以吳梅村個人才華，若處承平時，實現經世濟民大業，自不成問題。然身歷鼎革，感懷報國無門，生不逢時，不免生起抑鬱激憤。《通天臺》中「羈旅孤臣憔悴殺」，充滿不遇而悲，由悲生怨的滄桑，即隱寄不遇之怨。

劇中沈炯，遭遇亂離，正是吳梅村樣版。吳梅村一時才俊，自少聰敏，家產豐饒，其父吳琨為使吳梅村能榮登高第，特聘李明睿、張溥等名師以教習，奠下「學《春秋》贊五家」、「誦齊《詩》通三雅」等學養基礎，後金榜題名，光耀宗里。莊烈帝的知遇、賜假婚娶，連業師張溥亦賦詩極言其風光，稱「人間好事皆歸子，日下清名不愧儒」<sup>64</sup>，欽慕不已。而其號稱學問博瞻，《清史稿·文苑傳》多有譽美，後雖列《清史列傳·貳臣傳》中，仍推揚有加，言其品行著聞，才學優長，「學問淵深，器宇凝弘，東南人才，無出其右」，極為尊崇<sup>65</sup>；陳維崧（1625-1682）代其父陳貞慧（1604-1656）致信吳梅村時，亦譽之「人倫淵岱，風雅鼓吹，當今之王茂宏、謝東山也」；姜垓（1614-1653）稱頌其「國朝翰林無此流，天下知有吳宮尹」<sup>66</sup>，譽美之詞，不知凡幾，顯示其才學識出眾，堪為詩壇盟主。再者，其少年高中，本有足夠的歲月、精力為基底，實踐

<sup>64</sup> [明]張溥：〈送吳駿公歸娶〉《七錄齋合集》卷1，頁9-10。

<sup>65</sup> 清國史館原編：《清史列傳》卷79，（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頁705。

<sup>66</sup> [清]陳維崧：〈與吳駿公書·代家大人〉，[清]陳維崧著，陳振鵬標點，李學穎校補：《陳維崧集》儷體文集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頁191。[清]姜垓：〈放歌行贈吳宮尹〉《流覽堂殘稿》，《山東文獻集成》第1輯第34冊，卷3，（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396。



為政的理想路數，卻生不逢時，遭遇易代，未能大展抱負，遂感生「陵谷既遷，人事變滅」<sup>67</sup>，幽愁窮蹙，不知所之。因而《通天臺》時時流露沉痛的不遇之怨，尤其敘寫個人當下處境蹭蹬，總是呈現內心追憶躊躇滿志的太平前朝。兩相對照下，國家易代，前途蹇滯，人生無依，「充位備官，不可得矣」。心中「不遇時」之憾，自是溢於言表。

再看劇中有幾處沈炯以醉話、夢話方式，立體而詳盡的描述其俊才卻遭遇變亂之不遇，心中自覺陷落在「不尷不尬」的「坎井蝦蟆，霜後壺瓜」景況，實是不遇之怨。就沈炯家族看，其自祖、父輩起皆任官職，為當時所重，侯景亂後，人生理想無法踐履，乃至基本養生送死之具亦無法落實，成為羈旅縲臣，人生至此，不遇之怨，如何平撫？這不僅是沈炯深思待解的課題，其背後的意義，亦是吳梅村百思不解的難題。

因此，劇中設下玲瓏巧思，安排沈炯喟歎「不遇」，歷敘因變亂陡生的遭際，半生淪落，困窮不得志，無以奮發事業功名。否則，若憑藉其個人俊才，得逢盛世太平，得遇好文君主，必是君臣相得，一展長才，朝聖賢路徑奮進。云：

便是我沈初明半生淪落，只有這場遭際。王太尉教我草平賊表章，七官家雖號忌才，畢竟篇篇嗟賞。若遇漢武好文之主，不在鄒、枚、莊、馬下矣。今者天涯衰白，故國蒼茫，才士輻軻，一朝至此。正是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饑寒趨路旁，豈不可嘆。

「七官家」指梁武帝七子梁元帝蕭繹，聰悟俊朗，天才英發，《梁書》本傳稱其「博總群書，下筆成章，出言為論，才辯敏速，冠絕一時」<sup>68</sup>，然稟性猜忌嫉

<sup>67</sup> [清]吳梅村：〈冒辟疆五十壽序〉《吳梅村全集》卷36，頁774。

<sup>68</sup> 《梁書》卷5，頁135-136。





才。此處極言沈炯文采高妙，深獲梁元帝賞歎，更足與鄒陽（?-120B.C.）、枚乘（?-140B.C.）、莊忌（?188B.C.-105B.C.）、司馬相如（?179 B.C.-118 B.C.）等匹敵。此四人皆因文彩感動漢武帝，受到重用，留文名於千古，可謂文士之遇的典型。劇中透過沈炯之口，強烈表達得「遇」之渴望與欽慕。然而俊才文士得「遇」，卻是千載難逢，可遇不可求之理想典型，在理想典型的渴求與現實景況的錯失與落差下，惟有徒自歎息。

行文至此，沈炯對個人文彩之鋪敘已算完備，本應戛然而止，並安排劇情向前推進，主力開展奏表之事。然此處鑲嵌一段長篇的個人學習歷程，頗有誇耀意味。【後庭花】中沈炯道：

俺也曾學《春秋》贊五家，俺也曾誦齊《詩》通三雅。腳踰著夜月扶風馬，眼迷奚春風鄠、杜花。醉時節口波查，鞭指定平津來罵。鬆泛泛逞機鋒傾陸賈，實丕丕運權謀獲呂嘉。大刺刺棄關繻車騎誇，赤資資買黃金詞賦佳。嬌滴滴走臨邛擁麗娃，嚮搜搜射南山追鹿麇。到如今你道變作甚麼光景？骨碌碌呆不騰花木瓜，怯生生戰篤速井底蛙。便是有數幾個人也不見得了。氣昂昂汲大夫把手叉，口便便老東方緊閉牙。我呵，那裡渺茫茫盼黃河博望槎，只得急煎煎問成都那個君平卦。

此段文字以「到如今你道變作甚麼光景」析為前後兩部分，以譬喻、鋪敘、對比等方式，巧構形似出沈炯往昔雋才之養成、文彩之不同凡響，意氣風發，豪氣萬丈；後半段雖極言當今之不遇，激憤難平，恰由反面對比出其超越凡俗的雋才。細究而論，這段沈炯自誇之文辭，大可刪省，棄去不顧，然而吳梅村卻大幅編創，乃因有感個人「遺民」身分，與沈炯「不尷不尬」的處境，至為雷同，藉此自抒胸臆，因此用盡心力、筆力，激昂高唱，無非就是在自我摹寫中，



暫時拋開現實的困愁，遁入往昔最為美好的回憶裡。劇文自「腳踰著夜月扶風馬」以下十句，極寫意氣揚揚，從反面照鑑出吳梅村心底最不願服輸的一件事：那就是輸給了整個「時代」。所有的學養榮耀，化為幻影。儘管百般不服氣，面對「時代」，面對「士之困窮不得志，無以奮發於事業功名者」<sup>69</sup>，亦無可奈何，而「未來」仍持續鋪天蓋地襲至面前，於是回首前塵，頗感悠悠世路，如夢人生，成為一個「失路思家」的「江東才士」，只能揮淚唱道個人不遇的亙古悲歌。末云：「便是我沈初明，若使遭遇太平，出入將相；今日流離喪亂，困頓饑寒。到頭來總是一場扯淡。」哀歎自己榮辱迭宕，無限淒涼窘況之同時，更歎惋倘若生在太平時期，以個人人才華必當能出將入相，建功立業。惜一場喪亂之變，困頓饑寒一生不說，兼有付諸流水一場空之悔憾。

再明確一點的說，是吳梅村被自己心中美好時代的影像給遠遠拋擲而去，對美好時代的期望愈高，在易代之後，感受落差的巨大，更猶如無法跨越的鴻溝，先前原本尚存對個人文彩的自信自豪，遇到跨不過的深溝，轉而為自憐自悲，又經時日積累的催化，終而成極為難堪的自怨自艾。這樣的心腸轉折，吳梅村在歷史縱深的回顧觀覽裡，一眼覷定，所見正是可憐的眼前人——自己。過往的美好，惟因「不幸國家變亂，顛沛詘辱」，只能盡棄出入將相的在朝理想典型，退而求其次的「發憤謝病，將閉戶不出，讀書十年」，以另一種次要的、在野的「輔道德，長教化」方式完成經世救國的理想實踐<sup>70</sup>。這種沉潛隱居、次要的選擇，原就非吳梅村人生規劃的首選要項，因而衝擊、變生出不遇之怨。

劇文在激昂錯落的行述中，迫使吳梅村以更為嚴格的角度評判自己的「人主」：先是探問「那一個為甚的破國亡家」；次之，「咳！我那武帝，好不傷感人

<sup>69</sup> 〔清〕吳梅村：〈北詞廣正譜序〉《吳梅村全集》卷 60，頁 1214。

<sup>70</sup> 〔清〕吳梅村：〈舊學庵記〉《吳梅村全集》卷 39，頁 826-827。



也」；更次之，「我武帝到饑死臺城的時節，佛也該應來救了」；下之，「自家兒子見父親餓得這樣田地，還不肯出力，好不可恨」。層層將「哀」推進至「怨」，終而痛陳梁武帝「錦片樣江山做一會兒耍」，警斥意味甚濃，與「不知他古佛化身，那要你孤臣洒淚」句，前後呼應。而所有的興亡陳迹，看在繼續以生命面對歷史艱難處的生者，包括「自家倒無限淒涼」的吳梅村等廣大群眾而言，不得不反思個人不遇的怨，如何解脫，唯有自問「你只管替他煩惱，為著甚來」；並以「到頭來總是一場扯淡，何分得失，有甚爭差」，自我釋懷；以「為他攪亂心腸，搥胸跌腳，豈不可笑」，自我嘲解。如此「負曠世之才」的吳梅村，易代變亂的「時命」，不得實現兼善天下之心志，更不能以「文彩動人主」的出將入相，僅落得「饑寒趨路旁」，其不遇之無聊不平、抑鬱牢騷，唯藉《通天臺》「豈不可嘆」之天問，陶寫發抒，託意於「謂假似真，謂真實假」的「絕好一樁公案」之中，傳達三昧之言，其無微不著的一氣傾瀉，自是撼動天地人心。

## 五、結論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吳梅村因「遭逢喪亂，閱歷興亡」，所作多「激楚蒼涼」<sup>71</sup>，略能觸探吳梅村文字表象之意涵。陳文述則在表象以外，盡窺其內心底蘊，評之「千秋哀怨託騷人，一代興亡入詩史」，精煉簡潔道出其中旨要。

吳梅村歷經明清易代，所作多屬緬懷故國，詠嘆痛史，悲嘆身世。雜劇《通天臺》更屬「誰將數年淚，高處哭塗窮」之具體展演<sup>72</sup>。因而在歷史縱向、橫向的深度裡，不斷反思自我，劇中對沈炯表奏漢武帝等「一腔心事」，嗆辣的定義為「人窮智短」之舉，奏文亦僅是「向泥菩薩說」的鬼話，種種「如今左右

<sup>71</sup> 《吳梅村全集》附錄 4，頁 1515。

<sup>72</sup> [清]吳梅村：〈野望〉二首之二，《吳梅村全集》卷 4，頁 127。



都是做戲，待我也充一充」之語，然而深識其中三昧的「曉人」，皆能明瞭，此即是吳梅村言與不言之弔詭，因此，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留予後人參讀。要之，吳梅村因個人遭際之故，愧悔至深，以載錄心曲，痛放哀歌，無論是晚年於〈與子暉疏〉詳述個人生平，或於〈賀新郎·病中有感〉近乎苛求的逼視自己忍死偷生之事實，目的所在，是惟恐「無人識吾前事」，故有斯作。由此看來，吳梅村心心念念所憂懼的，當是「無人識吾一生大節事」，或者更為貼切達意。

處易代之際的文士，處死處生之取捨，本非易事，死者固然成就其忠義大節，然生者何嘗不因為揹負著現實的苦痛與期待而懊喪不已。從現實層面看，生者所以生，則更需要強烈而持續的勇氣與信念，方得撐持。吳梅村一路堅守，在勇氣以外，尚有務使後人「識吾一生大節」的信念。為此，吳梅村選擇以沉默面對萬夫所指的同時，孳孳矻矻以各類文辭，痛寫一代興亡中的個人行跡，有批駁、有詳註，有顛倒、有真假，便於「後之人有追論其世者，可以慨然而歎」，留予後人評判。若此，其編創《通天臺》的深層意涵，尤具體而微的落實了陳文述之評論。

劇中，作者以沈炯自比，聊寫「羈旅悲秋，一何憔悴至此」之哀怨，發抒「異鄉失路，亡國興哀」之悲痛，流瀉「受遇兩朝，違鄉萬里，悲愁侘傺」之疑思，更標誌個人「無國無家，欲歸何處」之天問，盡吐幽憤，一無餘蘊。後世讀之者，若能多一點心竅，不難理會：通天臺下沈炯之痛哭，亦即吳梅村「痛哭之獨唱獨白，字字鳴杜鵑血之聲」<sup>73</sup>。其所蘊藏之哭，正是繫聯著身世、家國及社會愈深之情感，無所洩其幽憤，因而「哭泣愈痛」。此亦正是《通天臺》中的不言之言：融入個人故國愴懷與身世榮辱，載敘一代興亡以流傳後世，以

<sup>73</sup> 鄭振鐸：〈梅村樂府二種跋〉《吳梅村全集》附錄 3，頁 1503。《中國近世戲曲史》，頁 332。



小搏大，陳文述「千秋哀怨託騷人，一代興亡入詩史」之語，確實一言中的。

## 參考書目

### 一、古籍

- 〔隋〕姚察等：《新校本梁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96年5月）。
- 〔隋〕姚察等：《新校本陳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98年10月）。
- 〔唐〕李延壽：《新校本南史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94年9月）。
- 〔明〕張燮：《七十二家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第158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明〕張溥撰，曾肖點校：《七錄齋合集》，（濟南：齊魯書社，2015年8月）。
-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臺北：宏業書局，1975年）。
- 〔清〕張廷玉等：《新校本明史并附編》，（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
- 〔清〕劉鶚撰，田素蘭校訂，繆天華校閱：《老殘遊記》，（臺北：三民書局，1990年3月）。
- 〔清〕陸世儀：《復社紀略》，（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 〔清〕冒襄：《同人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385總集類，（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年6月）。
- 〔清〕趙翼著，霍松林、胡主佑校點：《甌北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8 年 5 月)。

〔清〕鄒式金：《雜劇三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戲劇類第 176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清〕姜垓：《流覽堂殘稿》，《山東文獻集成》第 1 輯第 34 冊，（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 年）。

〔清〕吳梅村，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7 月）。

〔清〕陳維崧著，陳振鵬標點，李學穎校補：《陳維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12 月）。

〔清〕侯方域：《壯悔堂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6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清〕陳文述：《頤道堂詩選》，《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50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二、近人論著

王建生：《增訂本吳梅村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 6 月）。

王國瓔：《中國文學史新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6 年 9 月）。

王璦玲：〈明清抒懷寫憤雜劇之藝術特質與成分〉《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3 期 1998 年 9 月），頁 37-120。

朱則杰：《清詩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 5 月）。



- 吳梅：《顧曲塵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8月）。
- 周蕊：《吳梅村戲曲創作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5月）。
- 祁立峰：〈魂兮歸來哀江南：論沈炯、庾信、顏之推的傷痕書寫與敘事美學〉《清華學報》新42卷第4期，2012年12月，頁625-656。
- 徐江：《吳梅村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
- 徐志平主編：《傳播與交融：第二屆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3月）。
- 國史館校註：《清史稿校註》，（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9月）。
- 清國史館原編：《清史列傳》，（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 郭英德：《明清傳奇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5月）。
- 陳岸峰：《甲申詩史：吳梅村書寫的一六四四》，（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11月）。
- 陳慶元：〈羈旅縲臣的奇特表文——沈炯及其〈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古典文學知識》4期，2001年，頁17-20。
- 曾影靖著，黃兆漢校訂：《清人雜劇論略》，（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年）。
- 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5月）。
- 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5月）。
- 葉君遠：《清代詩壇第一家——吳梅村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11月）。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 月）。

〔日〕青木正兒著、王吉廬譯：《中國近世戲曲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 3 月）。

